

冬季与迷醉

何玉茹 著



我们的一生常常会遭遇冬季，严冷而困窘，尴尬而无奈。重要的，不是严冬本身，也不是对严冬的消极的逃离，而是身居其间的顿悟和突围。青年李三定，最终找到了通往幸福世界的秘密出口。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冬季与迷醉

何玉茹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冬季与迷醉 / 何玉茹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07.2

ISBN 978-7-5404-3886-9

I. 冬… II. 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19065 号

冬季与迷醉

何玉茹 著

责任编辑: 金国政 朱 莹

封面设计: 邹 婧 肖 艳

排版合成: 粉 红 苹 果 Toart color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发行部电话: 0731-5983020

邮购部电话: 0731-5983015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_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_ 10

字数_ 240,000

书号_ ISBN 978-7-5404-3886-9

定价_ 24.00 元

—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

李三定沉默少言，心无城府，不懂世故，在崇尚身强体壮能言善辩的年代他既无体力又无口才，因此，总是受家人的打骂和争强好胜的姐姐们的嘲笑，又莫名其妙地被卷入村子的人事纠纷和派系争斗里。李三定的生活不断为外界干扰，充满了恐慌，而他又无法委曲求全随俗而变，便只有离家避难了。但是，李三定自有他的聪明灵巧和一颗纯澈的童心，他投匕首、做扣肉、当木匠的本事出神入化，外界的粗暴与荒谬并不能真正干扰他做实实在在的活儿，这样一个木讷又可爱，看似迟滞实则充满慧心的人儿，不知不觉地用艺术化的劳动抗拒着生活的政治化和庸俗化。

第一章

1 看老麦杀猪

杀猪场就在李三定家的房后头，爬上房顶，杀猪的场景就都在眼里了。可要到杀猪场跟前，路就走远了，得先出胡同，再出街口，左拐经一个大河坑，再到杀猪场所在的前街。前街里有一条长长的马道，在马道里走啊走，走得都要撞到墙了，一侧却忽然有了一块空阔的场地，这场地，才终于那是杀猪场了。

绕是绕得很，但李三定宁愿绕也不爬房顶，一为到跟前看得过瘾，二为不愿站在房顶上引人注目。十八岁的年龄，按说正是不知怕的年龄，但怕就像一条不怀好意的狗，李三定总想用却总也甩不掉它。

在李三定的眼里，老麦永远是一副中年人的模样，过去没见过怎么年轻过，现在也不见怎么老。区别在于猪上架的时候，老麦的一条腿忽然抬了起来，那腿用力顶在猪身上，脸涨得通红，喘气也一口紧一口的。而从前，他是脸也不红，气也不喘，腿也不必抬起来，只胳膊托了猪身，头一扬手一举就妥了。

猪一上架，老麦就又是从前的老麦了。他手里的杀猪刀，挨上猪身就像回了老家一样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，一步都不会错。李三定曾看过老麦摸黑给架上的猪开膛破肚。那时候村里还没通电，天黑下来就要点罩子灯，就在有人张罗着点罩子灯时，老麦一挥手制止了他。只见老麦叉开双腿，站得如同一棵树一样结实，然后一把亮闪闪的刀子就从树里伸出来了。那把刀就像一只魔手，凡到之处，必有一样东西带了浓郁的腥味，啪地飞进人们脚下的筐里。人们先是一怔，随即齐声地喊起好来。也有好事的，擦亮一根火柴，低头去察看筐里的东西。就听这人惊呼道，哎呀呀，神了神了！原来，那刀子取下的猪心、猪肺、猪肝什么的，样样是完好无损，一点不多，一点不少。叫好声在黑暗里，有些放肆，有些野性，引得李三定也情不自禁地喊起来了，那声音尖声尖气的，仿佛一只被抓住的鸡婆。他吓了一跳，立刻闭紧嘴巴，再也没敢发出声音了。

现在的李三定，嘴巴仍紧闭着，个子却已长高了许多，那些年他是从大人的腿缝里看老麦杀猪的，现在他都可以和大人们的后脑勺比齐了。当然和同龄的男孩相比，他的个头还是矮了点，人也瘦了点。但他没办法，天生一副直肠子，吃多少拉多少，就是一口整猪吃下去，也变不出二两膘儿来。上学十几年，他永远是第一排的位置，也是大同学欺侮的首选。现在好了，现在无论大小同学，都不由分说地被迁到农村去了。他们就像一群被放出来的猪，出了猪圈，圈里的规则就再也不起作用了。往日的规则不起作用，一切从头来，这样的感觉真好，就像打扑克，手里的牌不好，洗掉了重来。带了这样的感觉站在杀猪场上，感觉就更好了几分，都赶得上过年过节一样的好了。

他从没跟老麦说过话。老麦是个傲慢的人，不要说小孩子，大人他也很少答理，见了来看热闹的孩子，他会举了刀子一脸凶相地说，

滚开滚开，都他妈的滚开！李三定那时也没幸免这粗鲁的对待，但他还是要跑来看，在他眼里，老麦是老麦，刀子是刀子，老麦和刀子是两码事。他喜欢的，是刀子在猪体内的稔熟，那小东西，真像是回了它的老家一样，仿佛没有老麦也能找准哪跟哪，一步都不会错。

老麦杀猪还是他那套工序，先捅再吹再烫再刮，最后才是上架。上架前的活儿，老麦通常都交给几个帮手，自个儿则专负责架上的活儿。那捅猪的帮手，是个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年轻人，但杀猪刀下到猪的脖颈时，显得又猛又狠，倒让先对他抱了怀疑的人们有些不寒而栗。烫猪的一个，则是个形象模糊的老者，因为他总是站在锅灶前，被锅里的热气所笼罩，锅里的猪或者鼓胀了肚子四脚朝天，或者脑袋搭在锅沿上，看上去就像在给一头活猪洗澡一样。通常，一个老麦两个帮手，这杀猪场就可以运转起来了，但冬季里天短夜长，多一个人总能多赶出些活儿来，老麦便又安排了一个专翻肠子的人。这人首先是不能怕脏，再是不能怕丢脸面。猪肠子虽好吃，但翻肠时的肮脏是人们永远不屑一看的。老麦安排的这人是个没有老婆儿女的光棍汉，他的位置在最偏僻的角落，挨了一座猪圈，圈里有两头猪，肠里的粪便都翻到了圈里。人们看见两头猪害怕似的远远地挤在一起，对那粪便看都不看一眼。

老麦那把开膛破肚的杀猪刀，也不是一开始就肯用的。他先使一把又短又宽的刀将猪身刮上一阵，再舀一瓢一瓢的净水冲上一阵，刮一阵冲一阵再刮一阵的，时间就显得有点漫长，像是一场戏，总听见锣鼓响，却不见幕布拉开一样。人们希望的是手起刀落，一下就饱了眼福，一下就过了杀瘾。开场的锣鼓时间愈长，人们心里就愈受煎熬。而老麦像是就要人们受这份煎熬，猪的奶头他都要一个个刮过冲过。想想，一头猪长长的两排奶头呢。老麦却不管这些，他脑袋高高地扬起，

眼皮低低地拉下，嘴巴则使劲地绷紧，绷得几乎都成了一条长长的弧线。人们看着这弧线，知道它意味着：除了眼前的猪，老麦是任何事都不会理的了。但人们还是从中觉出了老麦的做作，他们想，就是一出戏的角，也有偷空看一眼台下的时刻吧？

总算，那把锋利又小巧的被人们期盼已久的杀猪刀，有一刻换在了老麦的手里了。就见老麦叉开双腿，仍像一棵树似的结实地站定，然后将刀尖郑重地指向猪身。郑重是李三定从老麦的身后看出来的，老麦板正的身躯，让李三定忽然想到了红卫兵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时的郑重。但就在这时，一声屁响忽然从老麦的棉裤裆里冒了出来。那棉裤是黑粗布，大裤裆，仿佛一只猪头都能容下，可偏就没容下一个屁。李三定都忍不住想笑出来了，但见别人都不笑，那笑只好憋在嗓子眼里咕噜了几下，又咽回去了。

老麦的屁并没影响到他的刀，刀在猪的体内熟练地游走着。这是围观者最安静的时刻，人们抻了脖子，瞪了眼睛，张了嘴巴，有几分饥渴，几分振奋，还有几分恐惧。李三定和大家一样，不同的只是大家注意的是那血淋淋的内脏，而他注意的则是那把游来游去的刀子。

那刀子可真美妙，刀身玲珑剔透，寒光四射，刀柄则上了油漆，刻了花纹，阳光里，金光银光交相映照，就如同一个闪烁不定的精灵。李三定记得有一回一个小孩拿起这刀看了看，立刻被老麦拍了一巴掌，那孩子的爹非但没生气，还训斥孩子说，妈的，这可是你能玩儿的？这是宝物呢！

李三定一边同情着孩子，一边却也和孩子的爹有了几分亲近感，他不认为它是什么宝物，但觉得它仿佛和自个儿有着某种关联，他说不出这关联在什么地方，但听到对它的夸赞就会莫名地生出喜悦。那喜悦，分明就是听到对自个儿的夸赞一样的感觉。

取出内脏，老麦又换了一把刀，这刀比普通的菜刀稍长些，却又稍窄些，见了会令人有些胆寒。它的作用，果然有些不凡，老麦握紧了它，对准猪的胸骨就是一阵猛砍。这砍不仅猛烈，还鲁莽笨重，一改方才的灵活轻巧，使自信、傲慢的老麦忽然变得有些野蛮。一直没敢出声的人们这时反而显出了松动，咳嗽的咳嗽，说话的说话，就仿佛一群总被喝斥的孩子面对更歇斯底里的喝斥时，反而有了种逆反的解脱感。老麦呢，不知是累还是对自己的表现也有些心烦，砍完了，随意地将刀一扔，竟长长地叹了口气出来。那刀被扔到了架下的一个脏水坑里，水坑结了层薄冰，刀砸下去，冰立时碎了，浑浊的水很快将刀淹没，先还露一点刀柄在外面，渐渐的，连刀柄也不见了。有爱献殷勤的，颠颠地跑过去，捞出来冲洗干净，重又放回刀架。刀架不知是谁为老麦做的，造型就像一座横卧的楼梯，足可以放上十几把刀。村里也许唯有老麦的刀架配有这样的气势，普通人家都是钉个简易的木盒子，刀与筷子一起放的那种。

老麦继续着他的活计：剔排骨，旋肘子，卸肉条。到只剩了两扇软塌塌的猪身的时候，老麦的活儿也就近了尾声了。他显得放松了许多，手里的刀切下去，就像是剪刀遇到了布，那肉是一路地退让，终于退到底，啪地分成了两半，早有另一只手接了切下的部分，向侧后的筐里甩去。这一切一分一甩，老麦做得舒展、和谐又有节奏。一次又一次的，就仿佛老麦在舞蹈一样，而那长长的肉条，就是老麦甩出的长袖，

就在这时，场上忽然有些乱，不知谁家的猪没捆好，挣脱了绳子，在人丛中疯了似的乱窜。人们躲闪着惊叫着，没一个人敢迎上前去。还是老麦，扔下刀子，三步两步撵上那猪，一手一只后腿，很轻易地就抓获了。主人拿来绳索捆绑好，一边表示谢意，一边又求老麦将那

猪先捅一刀，省得它再不老实了。老麦却没吱声，甚至都没正眼看那人一眼，就朝了架上去了。有人便提醒那人，你可真不懂事，老麦能干那活儿么？那人拍拍自个儿的脑袋连说糊涂，便去找那捅猪的年轻人去了。

李三定继续看老麦舞蹈。他不欣赏老麦的态度，也不同意被老麦轻待的那人，甚至围观的人也不让他喜欢。他奇怪着，却也并不在意，离开学校让他仍悄悄在心里开放着喜悦的花朵，他实在顾不得去想别的。

这是1969年的冬天。这年冬天全国有三百万名李三定这样的中学生离开学校来到了农村。不同的，也许只是李三定的农村生活是从他的老家李家营，看老麦杀猪开始的。

2 晚饭

看完杀猪回到家里，已是吃晚饭的时候了，李三定见一家人坐在饭桌前，碗筷都摆上了，只是还没盛饭。

中午就是这样，碗筷都摆上了，只是没盛饭。这个家一直这样，人不到齐，谁也不会先吃第一口。

李三定坐向他的位置。他的位置自然是下首，右首是大姐秋菊，左首是二姐秋月，上首是他的父亲母亲。虽说屁股底下都是小板凳，长幼大小是不能错的。

饭桌旁边是一张三屉桌，三屉桌上放了台收音机，往常吃饭时收音机是要打开的，现在却没一点声音。他知道是因为他，大家都在等待他说出晚到的理由。但他不想说，中午他就没说，中学五年，他已

经习惯于沉默了。

大家依然看着他。从学校回来他还没为家里做过任何事情，却可以心安理得地一整天都呆在杀猪场上，大家都有些不能容忍。

李三定不说话，二姐秋月就先说了，她说，三定，这半天你去哪儿了？

大姐秋菊紧跟上说，是啊，三定你去哪儿了这半天？

大姐总是紧跟二姐，像个跟屁虫。大姐是一张凹下去的圆盘子脸，二姐则是一张凸上来的圆盘子脸，在学校李三定最厌恶长这种脸的女生了。她们通常肩宽背厚，腰粗腿短，她们的嘴却又薄又长。

母亲开口说，问你话呢三定？

母亲也是圆盘子脸，不过不凸也不凹，平平的，脸色有些苍白，不像她的女儿们，黑里透红，壮实得赛过生产队的牛犊子。

不说话的只有父亲，但他脸色沉沉的，显然也在等三定答话。

中午的时候，秋菊秋月就耸了鼻子用手掌直拂扇，说臭死了臭死了。三定不明白，他们明知他看杀猪去了，干嘛还非要他说出来？

母亲拿起勺子，准备给大家盛饭。她大约想缓和一下僵持的气氛，刚才问话的语气她也要比两个女儿温和得多。

秋月却强蛮地夺下母亲的勺子说，等等等等，一吃饭他就更不肯说了。

秋菊也说，就是，他就更不肯说了，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。

秋月、秋菊是挣工分的人，她们都是没上中学就开始挣工分了。秋月敢夺母亲的勺子，倚仗的就是能挣工分。

母亲过去也挣过工分，只是这些年身体不好，不能挣了。母亲看着被夺去的勺子，怔怔的没有说话。

秋月大约也觉出了自个儿的过分，看看母亲，又看看父亲，说，爸，你说呢，是先说还是先吃？

父亲一刻不犹豫地答道，先说先说。

父亲是村办小学的一名教师，长有高高的个头，宽宽的肩膀，方正的脸庞，若不说话，坐在那里很有些气势。但他总是轻易地就附和女儿，一附和女儿，他的嘴就像放气的气嘴子一样，气势便被消去了大半了。

父亲对面的三定，这时低垂了头，手里反复鼓捣着一块抹桌布，抹桌布一会儿变成长耳朵的兔子，一会儿变成长尾巴的老鼠。抹桌布是母亲用完落在饭桌上的，现在变成了三定的依傍一样。

母亲的目光由勺子转到了抹桌布上，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就手指了三定说，说话呀你，你怎么就不能说句话呢？

母亲的嗓门比刚才高了八度，嘴唇哆哆嗦嗦的，手指也抖得厉害，就像换了个人。她就那么颠抖着移过身子，劈手抢下了三定的抹桌布，摔一只真老鼠一样，啪地摔在了地上。

母亲不生气的时候是温和甚至是随和的，一生气就是歇斯底里的样子，她仿佛从温和到歇斯底里从不知怎样过渡。她的摔更刺激了她的情绪，手脚不可名状地胡乱舞起来，就如同找不到对抗的目标在那里打空拳一样。嘴里嚷着，不说话，不说话这日子怎么过，没法过了啊！

有一瞬，她忽然抄起一只碗当了目标，要往下摔时，被秋菊和父亲拦住了，他们一人抓住她的胳膊，一人夺下了她手里的碗。她再一次没了目标，索性就拿自个儿当目标了，手攥成拳，噔噔地砸自个儿的胸脯。砸得眼圈先红起来，接着鼻翼开始急促地扇动，终于嘴巴也咧开了，哭声也响起来，是那种不管不顾的号啕大哭。

大家近乎安静地看着母亲。她总是这样，隔段日子就要闹一次，

闹完了好上一阵子，有机会就再闹。

秋菊开始代替母亲为大家盛饭，她是得到秋月的示意才这么做的。这么一做就意味着三定的事暂且搁起来了。其实她们是极不甘心，要不是担心母亲病倒她们会把三定逼到底的。三定这个弟弟，自六岁从姑姑家接回来就让她们堵心，无论他的长相还是他的举止都让她们堵心。可是为了他能上学，她们小学没上到底就开始挣工分了！她们抑制住自己，实在是因为担心母亲。母亲病起来是很吓人的，不要说做饭，拿抹布擦擦桌子都会上气不接下气的。到那时候，做饭、喂猪、喂鸡什么的都要落到她们头上了。

看看饭都盛上了，父亲皱皱眉头，从身后的脸盆架上扯下条毛巾递给母亲。母亲接过毛巾哭声立刻止住了，就像单等了父亲的毛巾一样。只不过，胸腔里的抽搐一时还止不住，眼睛里也还有眼泪流出来。

父亲先站起身打开了收音机，然后坐下来拿起了筷子，晚饭总算开始了。大家并不因母亲的哭影响食欲，伴随了收音机里咣才咣才的锣鼓声，筷子纷纷落在了菜盘里。筷子们就像京戏里的龙套，各就各位，不争抢，却也决不相让。

饭间，姐妹俩放过了要三定回答的问题，但又因三定的饭量和声音以及种种的毛病开始喋喋不休。二姐说，三定上辈子你是头猪吧？大姐就说，猪也是没良心的猪，吃多少也不长膘儿。二姐说，吃吧吃吧，我们大家是欠下你的了，供你上学，还要供你这么吃。大姐就说，上学没学会别的，就学会叭嗒嘴了，听听，你就不能不叭嗒吗？还有眼睛，忽闪忽闪的，累不累啊？三定的饭量也真是惊人，别人都吃了一个饼子，他吃了三个还要伸手再拿。他吃饭的声音呢，若不看人家会以为有人拍巴掌，把收音机里的锣鼓声都盖过了。他的眼睛也实在太爱眨巴了，别人眨巴一下，他能眨巴十下。让人总觉得他是有东西迷住了

眼睛。父亲母亲也随着参与了类似的指责，只是母亲说得温和委婉些。母亲还温和委婉地向三定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，她说，三定，从学校回来，你打算干点什么呢？

3 杀猪场

每天，房后响起第一声猪叫的时候窗外还黑漆漆的，但李三定再也不可能入睡，他睁大了眼睛，想象着杀猪场上的每一个细节。吃过早饭，秋菊、秋月到生产队的粉房干活儿去了，父亲到学校上课去了，母亲在厨房收拾碗筷，李三定便乘机往门外溜。他听到母亲在厨房喊，三定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但三定的脚连自个儿的话都不听，怎么会听母亲的呢？三定比父亲矮半头，手脚却比父亲的还大。他的脚套了双这几年一直在流行的军绿鞋，啪嚓啪嚓，一走起来就停不住。鞋的前头已经张了嘴，走一步咧一咧。就这么咧着啪嚓着，仿佛一对凶猛的急于去觅食的动物。其实一双新做好的棉鞋早就在等他了，但他总视而不见，新衣服也是一样，对他就像是穿别人的一样不自在，他似乎天生就是和旧衣服旧鞋子亲近的。

三定自是仍往杀猪场去。

总去总去的，场上的一些人就注意他了，见他来了就问，你是李要强家的老三吧？不是在城里上学来着？就这么回来了，再也不回去了？或者说，你一个中学生天天往这种地方跑，这可不是舞文弄墨搞大批判的地方。还有人不说什么，只死死地盯了他看，直看得他低了头，才嘿嘿地发出几声干笑，也搞不清什么意思。甚至，有伶牙俐齿的女人，上前来扭扭他的脸，踢踢他的脚，说，瞧这小脸儿，瞧这个头儿，

瞧这大脚，跟要强哪哪都不像，倒像是串了种呢。大家哄笑着，幸灾乐祸地看这怯生生的小子怎样无言对答。

好在，猪一上架，众人就都去看架上的猪了，暂且就把他放过了。也好在，他非常地想甩掉对众人的注目的畏怯，众人的注目既然来了，就给了他甩掉的机会。他尽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，也尽力不让自个儿发出声音。声音是他的底，底一露就完了，颤抖，还可能结巴，到那时会招来更多人的注目，就像条甩不掉的狗下了死嘴，愈甩它反而咬得愈死了。

杀猪场上，有时也会遇上与他友好的人，那通常与他有相仿的年龄，却没有上过中学，也不大熟悉城市，对他怀了新奇和羡慕，不停地问这问那。常常地那边猪都上架了，这边他还不能脱身，他的脚不由自主地要挪开，这人却用力扳了他的肩膀，使他的身子翘起着，几乎都要摔倒了。这人还不满地说，你听着没有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

这样的友好，对三定来说倒还不如不友好了，他觉得像是被蜘蛛网网住了手脚，心里烦躁得都不行了，也找不到解脱的办法。

终究是不说话帮了他。对友好的不说话，对不友好的也不说话。渐渐地，友好的不大理他了，认为他不过如此，上过学进过城的又怎么样，一棍子都压不出个屁来呢。不友好的，就更不理他了，他对他们就是一只猫一只狗，可爱了才逗一逗，不可爱了谁还肯逗？而他呢，倒觉得是蜘蛛自动卸下了网子，除掉了他身上的障碍，他求之不得地吁一口气，专心致志地去看老麦杀猪了。

老麦还是那么傲慢，谁跟他说句话，他不是理也不理，就是从鼻子里哼一声。谁家的猪要杀了，主人拿出一盒香烟，悄没声地放在刀架旁边，算是对几位的犒劳了。买不起香烟的，便留下一条猪腿或是一样猪下水，也是悄没声的。这一切，老麦只当没看见，主人也都跟

没事人似的。但眼看着，香烟是愈积愈多，猪下水也在一只大铁盆里要冒尖了。

这事若搁在三定在过的学校，一定是要遭批判的，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讲为人民服务，作家写了书，稿费都没有了，杀几头猪算得了什么呢？但这里像是有这里的标准，外面的标准就像阳光一样，这里则是它无论如何也照不到的南墙根儿。

这其中，也有既不买烟也不送猪下水的。开始人们有些纳闷，但经知情的一说，也就不奇怪了。原来，那人是老麦或其他帮手的什么亲戚，还有的是这村里的手艺人，木匠或是泥瓦匠，理发匠或是裱糊匠。亲戚是自家人，用不着客气；手艺人也是自家人，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，别看他们相互不大来往，一旦来往一回，一定是不见外不分你我的。这有点像大前年兴起的革命大串联，只要胳膊上戴个红袖章，天下的红卫兵就都是一家人了。但细想想，基础究竟是不一样的，红卫兵的基础和精神有关，手艺人的基础则和物质有关。手艺人相互之间可以做到不见外，但决做不到像红卫兵那样为了一个虚无的目标勇于去做牺牲。这么一分析，手艺人 and 红卫兵又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了。

除了亲戚和手艺人，还有一种人不必破费的，那就是大队干部。这些人不必亲自到场，只他们的老婆孩子过来事情就办了。若有亲自到场的，老麦他们表面上不动声色，活儿上却见出了区别。猪捅得利落了许多，毛刮得干净了许多，肉块割得小了许多，回去不必再刮再洗，直接下锅煮都可以了。

连老麦这样傲慢的人都难免势利，大家不由有些心凉，但行动上，愈发不敢有一丝的大意，该敬烟的敬烟，该敬猪腿的敬猪腿。大队干部家的猪牵来了，排头的该让就让一让，倒像是拿老麦当了榜样一样。若是搁在平常人家，掐个儿可是一百个不行的。有一回两个男人竟为

谁先谁后动起了刀子，他们的女人也助阵打在一起，一个揪掉了对方的一撮头发，一个则把对方抓得满脸血痕。而老麦他们看见就当没看见一样，依然忙自个儿的，哪怕闹出人命来，和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他们杀的是猪又不是人。

要说老麦势利吧，有一回，对一个被管制的地主分子他也相当地周到，免了那人的香烟不说，捅、吹、烫他也亲自把关，连翻肠子的活儿他都到跟前察看，比对大队干部还要细心。这事可真叫人吃惊，这种人最是大队干部的敌人呢，平时碰上了，大家话都不敢说一句的。有人咬了另一个人的耳朵说，听说老麦跟这地主的闺女有一腿呢。另一个人就说，那又怎么样，甭说他被管制，就是不被管制老麦也犯不着这样，这样不等于把人家闺女给卖了？咬耳朵的人吓得急忙去捂这人的嘴，说，嚷什么嚷什么，你嚷什么啊？

当然，以上的那些事情还是少的，大多还是寻常人家，按了寻常的规矩行事。通常是天不亮就起身套猪，然后用小拉车拉了，车上同时装了烧水的棉花秸，迷迷瞪瞪呼隆隆的，一路摸黑就到了。本以为够早的了，哪想杀猪场上早有四五头猪等在那里了。一问，才知那最早的一个，凌晨一点就套来了，压根一夜就没睡觉。烫猪的水已经开始烧了，满满的一大锅水，还有灶里灶外的棉花秸，都要由这最早的人家备足备齐。即便这样，这人家来的一男一女仍是兴致勃勃，一边忙活着，一边嘴里还哼哼唱唱的。男的往锅里倒水时，不小心浇湿了女的鞋子，女的本就脚冻得够呛，水一浇身子都有些发抖了。男的问你哆嗦什么？女的说没事。男的说没事你哆嗦什么？女的说你干的好事。旁边人家的男女听到了便哧哧地笑，说，你们在家还没干够，跑这儿接着干来了？大家乐着，没话也找了话说，为的是快些把寒冷、黑暗熬过去，盼到天亮的一刻。